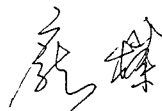


仇必和而解



二十世紀是個鬥爭的世紀，人與天鬥，人與人鬥。二十世紀又使得地球變成一個村落，同為村民，和解顯得更重要，仇結將會更可怕。為迎接二十一世紀，願有識之士，都來證明「仇必和而解」的真理吧。

今年是《二十一世紀》創刊五周年。再過五年，人類都要進入二十一世紀。

如果歷史可以比做列車的行駛，那麼今年就可以比做二十世紀區間的最後一站：下一站，就要進入下一個區間，進入《二十一世紀》所呼喚的世紀了。

時間的劃分和命名是人為的。人是根據天體的客觀運行而為的。百年為一個世紀，本來沒有甚麼計數以外的意義；但是，一旦這樣做了，觀念便獲得了生命，有時會反過來作用於物質，為始料所不及。所以會「每逢佳節倍思親」者。

眼下是世紀末。世紀末日當然遠不是世界末日。但「世紀末」確曾含着時間以外的淒涼、悲酸、夕陽西下、斷腸人在天涯等等韻味。這不知道是哪一位敏感的詩人率先「感覺」出來的，一經鼓吹，許多人都同感了。

但是對於二十世紀之末，我們很有必要重新感覺一下。

二十世紀是個鬥爭的世紀。首先是人與天鬥。這個世紀創造的財富或人從自然攫奪的資源，恐怕已經超過了過去一切世紀的總和。其次是人與人鬥。本世紀直接間接死於戰火和準戰火的人數，大概也突破了過去一切世紀的積分。

可是誰也不曾想到，就在這個超常世紀行將結束的日子裏，大概是所謂的物極必反吧，一切忽然發生變化，人們變得聰明起來，工具彷彿疲軟，價值有點回升，和諧得到尊重，鬥爭遭受唾棄；於是，使這個整體上並不光明的世紀，有了一條趨向光明的尾巴。因之，這個世紀之末，也就有了某些不同尋常的韻味，等待着人們去重新感覺。

宋哲張載有云：「有象斯有對，對必反其為；有反斯有仇，仇必和而解。」誠哉斯言！二十世紀的生活，已為前三句做了很生動的註腳，幾乎盡人皆可看得明白。現在好像到了需要我們來認真理解並執行其第四句的時候。

冤仇宜解不宜結。時文中常見情結一詞，要知道，情結中最可怕也最罪惡的，莫過於仇結。對於仇，結起來必成死結無疑；正確的辦法，只有和而解之一途。《易》曰：「保合太和，乃利貞。」

二十世紀使得曾被高山大海隔絕的地球變成一個村落，同為村民，和解顯得更重要、更現實，仇結將會更可怕、更罪惡。為總結二十世紀，為迎接二十一世紀，願有識之士，都來證明一下「仇必和而解」的真理吧，想來《二十一世紀》是會為之敞開她的園地的。